



月出云

作品

YUE CHU YUN
WORKS

天下第一嫁

下

你是我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是我的全心全意，
只是你却从来不想，
一层层剥开我的心。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天下第一嫁

月出云 著

TIANXIA
DIYIJIA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第一嫁：全3册 / 月出云著. — 青岛：青
岛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552-0845-7

I. ①天…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4407号

书 名 天下第一嫁(全3册)

作 者 月出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海波 刘晓艳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9.5

字 数 6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0845-7

定 价 79.80元(全3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上目录

CONTENTS

楔 子 狱火 1

第一卷 朱颜改

- | | | |
|-----------|------|-----|
| 第 一 章 | 妖女本色 | 7 |
| 第 二 章 | 吾心如灯 | 21 |
| 第 三 章 | 你是何人 | 29 |
| 第 四 章 | 目盲心傻 | 43 |
| 第 五 章 | 刑堂受审 | 56 |
| 第 六 章 | 寒心暖绢 | 67 |
| 第 七 章 | 袍袖猎猎 | 81 |
| 第 八 章 | 牡丹示情 | 94 |
| 第 九 章 | 苦涩回忆 | 113 |
| 第 十 章 | 绝色花旦 | 126 |
| 第 十 一 章 | 妖孽出浴 | 147 |
| 第 十 二 章 | 如烟往事 | 160 |
| 第 十 三 章 | 阎王发威 | 175 |
| 第 十 四 章 | 不屑动她 | 190 |
| 第 十 五 章 | 无意压倒 | 198 |
| 第 十 六 章 | 巧做安排 | 210 |
| 第 十 七 章 | 春日花宴 | 218 |
| 第 十 八 章 | 阎王挑车 | 231 |
| 第 十 九 章 | 对诗对峙 | 244 |
| 第 二 十 章 | 秦玖破案 | 259 |
| 第 二 十 一 章 | 勾引皇叔 | 271 |
- 

目录中

CONTENTS

第二卷 翻云手

第二十二章	碧血沾襟	285
第二十三章	暗潮丛生	292
第二十四章	坐看风起	303
第二十五章	相亲相爱	317
第二十六章	永不言情	329
第二十七章	欢喜之初	340
第二十八章	神仙姐姐	353
第二十九章	乱点鸳鸯	368
第三十章	人生如戏	380
第三十一章	素手轻捻	392
第三十二章	微酸滋味	406
第三十三章	血色往事	417
第三十四章	为谁拼命	427
第三十五章	温泉相遇	441
第三十六章	宁下地狱	453
第三十七章	相思相杀	464
第三十八章	是不是她	479
第三十九章	身份颠倒	489
第四十章	可爱红点	500
第四十一章	七叔恋爱	510

第三卷 妖娆笑

第四十二章	苏青之案	523
第四十三章	姘头来了	534
第四十四章	未雨绸缪	548
第四十五章	血色月圆	563
第四十六章	十五月夜	575
第四十七章	素心斗魔	584
第四十八章	吾乃被迫	596
第四十九章	你还活着	608
第五十章	心如刀绞	620
第五十一章	又见烧伤	634
第五十二章	因你不哭	649
第五十三章	无耻如他	659
第五十四章	锦绣人生	670
第五十五章	尘埃落定	678
第五十六章	要爱别人	691
第五十七章	以身涉险	701
第五十八章	最后的局	712
第五十九章	决战之日	727
番外 一	许你来世	745
番外 二	逆天改命	757
番外 三	天下第一嫁	765
番外 四	洞房花烛夜	770
番外 五	烙在心上的泪珠儿	776
番外 六	我就是这样蠢笨地爱着你	780

第三卷

妖娆笑

你是我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是我的全心全意，

只是你却从来不想，一层层剥开我的心。





秦玖最近睡眠越来越少，不是她不想睡，而是始终睡不安稳。她总会做噩梦，那燃烧的大火和漫天的血红总是会让她大汗淋漓地惊醒过来。而这一夜，却是秦玖几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竟然无梦。醒来时，天色已亮，她慢慢睁开眼睛，一时之间，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光亮。她眯了眯眼，这才发现，她是睡在屋檐上的，天光已经大亮，有阳光在树叶间跳跃着。

她又动了动身子，才发现自己是被颜聿抱在怀里的。她很乖顺地依靠在他的胸膛上，他有力的臂膀正环着她的腰肢，将她牢牢固定在怀里。强烈的男性气息灼灼地燃烧在颊边，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跳撞击着她的耳膜，一下又一下，强而有力地撼动着她的知觉。

秦玖不敢相信，她就是这样被他抱在怀里，睡了这一整夜。她仰起脸，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可以看见颜聿下颌的优雅线条。

颜聿并没有睡，他很快发现秦玖醒了，他俯下头，秦玖看着那张俊美邪魅的脸渐渐在眼前放大，她半晌都不知该如何反应。颜聿低声问道：“睡得好吗？”他俊美的脸上带着丝丝倦色，似乎是一夜未眠。

秦玖推开颜聿，从他怀里坐了起来，抚了抚鬓边的乱发，“我昨日太累了，你怎么不叫醒我？”

颜聿动了动，只觉得胳膊和腿都已经麻木了，他唇角轻勾，“我看泪珠儿睡得那么香，我怎么舍得叫醒你。”

秦玖看到他的样子，便知道他这样抱了她一夜，胳膊一定麻了。她靠近他身

前，轻轻捶打着他的胳膊，“玉衡，那你不叫醒我，也可以把我抱到屋里去啊。”

颜聿打了一个哈欠，凑到她面前，笑得贱贱的，“我要是将你抱到屋中，哪里能让泪珠儿给我捶胳膊呢。”

秦玖笑了笑，倒是从未想到，颜聿如此体贴。她嫣然一笑，转身坐在颜聿的腿上，伸臂搂住了颜聿的脖子，嫣然一笑道：“玉衡，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颜聿邪魅一笑，凑在她耳畔低声道：“别说是帮你一个忙，就是让我烧杀掠夺我都干，不过，我不能白干。”说着便将自己的脸凑了过去。

秦玖明白颜聿的意思，她眨了眨眼，正要满足他的要求，目光掠过他的唇角，双目忽然一眯。颜聿唇角的胭脂还没有擦去，原来他趁着她睡着时非礼她了，她竟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秦玖心中一惊，唇角的笑意便慢慢凝住了。

秦玖抬手抚过颜聿唇角，眸中闪过一丝凛然，“玉衡，这是什么东西？”

颜聿顿时像是偷吃的孩子被抓到了一般，忙顾左右而言他，“你方才说，让我帮什么忙来着？”

秦玖懒洋洋一笑道：“我想去天牢玩玩。”

“好，我来安排！”颜聿淡笑道。

秦玖嫣然一笑，不动声色地起身，离开了颜聿的怀抱。颜聿眯起眼睛，秦玖很是风情万种，但无论她是妖娆地笑还是妩媚地笑，无论她距离他多么近，甚至于在他怀里睡了一夜，醒来后，他却依然能感觉到她在刻意和他保持着一种遥远的距离感。

两人从屋顶上下来，各自梳洗好，便离开了无忧居。

颜聿还有他的事情做，昨日提审苏青，涉及了白家之案。他昨日已经和于宣说好，今日去御前请求重新审理白家之案。

秦玖则去了天牢。

天牢可以说是世间最阴森、最恐怖的地方，一旦到了这里，出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颜凤凝立在牢门口，凝视着坐在墙角稻草堆中的苏青。

“殿下，你来了。”苏青的声音极其平淡，没有丝毫的波澜。

颜凤没说话，一双冷眸定定逼视着他。

“殿下来此，想必不是问老臣军械走私一案，而是问白家之案吧！”苏青拖着脚上的镣铐，慢慢走到颜凤面前。及至他的目光扫过颜凤鬓边白发，蓦然一惊，惨然笑道：“原来，终究是让殿下发现了吗？”

颜凤冷眸一眯，隔着牢房的精铁栅栏，一把揪住了苏青的衣襟。

“苏青，你告诉我，她在哪里？”颜凤问出这句话时，声音是颤抖的。他怕问

这个问题，更怕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还是要问。

“她早死了！”苏青望着颜夙的眼睛，一字一句说道：“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否则，你这一夜之间鬓边的白发又是如何来的？殿下，这么多年，你竟还没有忘记她，难道苏苏不好吗？苏苏一点也不比她差！”

颜夙眸底悲痛的冷意一闪而过，他五指无力地松开，唇角浮起一抹冷笑。

这世上，没有哪一个女子，能比得过他心中的她。

他心中每一个角落都被她的一颦一笑占据，再觅不到一丝的缝隙。这红尘万丈，弱水三千，千娇百媚，他只爱她的端庄娴静，爱她的纤尘不染，爱她那颗关心江山社稷、百姓安危的心，爱她那一双能负担重任的柔弱肩头。

“殿下，老臣不怕死。可老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殿下啊，白家不除，殿下是没有机会坐上那个位子的。而殿下竟然还喜欢上白素萱，更是不可能的。”

“住嘴！”颜夙冷冷说道，声音虽不大，但那话语里的威严和冰冷杀机还是让苏青止住了话头。

“苏青，你没有资格说她的名字。”淡漠冰冷的声音，周遭空气似乎瞬间成冰。

苏青沉默不语，片刻后，有些痛心疾首地说道：“殿下，难道说，你真的要为一个女人……老臣走私军械库的兵器，都是为了殿下的大业，还请殿下小心一些，千万不能让严王查出此案和殿下有关联，否则，恐怕殿下再无机会争夺储位。”

颜夙沉默不语。苏青一看颜夙眸中神色，心内暗暗一惊。

“殿下，难道你真的想为白家平冤？只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圣上不会允准的，殿下就死了这条心吧，还是不要去圣上那里自讨苦吃了。要知道，你和陛下的关系刚刚缓和，千万不要再因为此事，闹得父子君臣不愉快。”

“倒是劳你关心了！”颜夙幽幽一笑。

秦玖来到天牢时，颜夙还没有走。她能来到天牢，是颜聿安排的，天牢的牢头自然不敢得罪。她刚到时，牢头便告诉了她颜夙在里面，秦玖不想也绝对不能在这个地方和颜夙碰面，便让牢头安排她躲在了一间牢房之中。

这间牢房恰临着甬道，秦玖躲在牢房一角，透过铁栅栏，可以看到甬道上的情景。

颜夙出去时，秦玖看到了他离开的背影。他的背影挺拔，却一如既往的冷硬。

甬道里的油灯微亮的的光芒映亮了他鬓边似有若无的霜色，颜夙鬓边的头发白了？秦玖有些不敢确定。她有些惊异地凝眸，想要瞧清楚，但他的背影很快便从她眼前掠过了。

秦玖待颜夙去了很久后，才慢腾腾地出来，走向关押苏青的牢房。站在牢门前，透过铁栅栏，秦玖望向牢房内。

苏青坐在牢房内的椅子上，似乎很淡定，没有想象之中的惊惶。看样子，坐牢并没有让他绝望。

牢头躬身说道：“秦门主请自便，奴才先出去了。”

秦玖点了点头，牢头便退了出去。这间位于最偏僻之处最隐蔽的牢房便寂静了下来，这里离其他牢房很远，很适合和犯人交谈而不用怕被别人听到。

苏青听到了牢头的说话声，抬头朝这里望了一眼，待看清来人是秦玖，他显得并不是特别惊讶，只是勾唇冷冷地笑了笑。

“苏大人，看来你在这里住得不错啊！”秦玖的目光掠过牢房内那简陋的一桌一椅，浅笑嫣然。

苏青冷冷地凝视着秦玖，目光是阴沉犀利的。秦玖会出现在这里，苏青并不感到意外。当初，她初到帝京，他原本以为她是辅佐颜闵的，但自从颜闵倒台，她公开支持颜聿后，苏青便察觉到她不简单。如今，自己落入监牢中，是和刑部的秦非凡有关系的，而秦非凡是秦玖的人。

他轻敌了。

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妖媚无脑的女子，事实证明，她并不简单，也或许，这半年多来，丽京的每一件大事，都和她脱不了关系。想到这一点，苏青便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假若真是如此，那这个女人就太可怕了。而她今日来监牢中探望他，却又是为了什么？

“秦门主来做什么？”苏青眯眼问道。

秦玖悠然一笑，“苏大人如今也算是天宸宗之人了，同为天宸宗之人，你说我若不来探望你，是不是太失礼了？！”

苏青一听到“天宸宗之人”这五个字，气得站起身来，拖着脚镣走到秦玖面前，眉目间满是怒气。

“你这个妖女，竟然诬陷本官是天宸宗的妖人，让本官无辜蒙冤。”

“诬陷吗？蒙冤吗？”秦玖玩味地盯着苏青，眸中闪烁着冰冷寒光，唇角勾着浅浅的讥诮的笑意，“苏大人觉得自己被诬陷了，觉得自己被冤枉了，那么，请问苏大人，这被诬陷、被冤枉的滋味可好受？”

榴莲查出来苏青伙同天宸宗之人王天佑向北烨国走私兵器，秦玖后来和王天佑接触过，他并不知苏青是天宸宗之人。也就是说，苏青不一定是暗隐在丽京城中的天宸宗之人。假若苏青不是，那么他在和王天佑合作时，有可能不知道王天佑是

天宸宗之人。如此说来，说他是天宸宗之人，倒真是冤枉他了。可是，现在谁还管他是不是天宸宗之人，他现在最大的罪名是一手制造了白家冤案。

苏青站在监牢中，透过栅栏，冷冷逼视着秦玖，一言不发。

秦玖笑了笑，慢慢说道：“苏大人一向看不上天宸宗之人，假若苏大人真的不是天宸宗的，那确实很冤，成为自己最厌恶的人，那滋味确实不好受。但是苏大人如今坐在这间牢房里，可是一点也不冤枉呢。”秦玖叹息一声，悠悠说道：“苏大人做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白家清清白白，你却一手将他们送入黄泉，苏大人，你算过没有，你到底害了多少条人命。这些年你可做过噩梦，可曾有鬼魂来向你索命？苏大人，你还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吗？”

苏青冷冷一笑，慢慢退回到牢中，坐在那张简陋的椅子上，闭目养神，似乎不想再听秦玖说话。

秦玖笑了起来，“苏大人，你想过没有，且不说白家一案，只那桩走私兵器之案，你便出不了这间牢房了。况且，你走私的兵器还是销往烨国的。烨国啊，难道苏大人不知道，我们大煜国和烨国是敌国，烨国随时都有可能挥兵南下。苏大人卖给他们兵器，这是什么意思？假若圣上一怒，定你个勾结烨国、意图谋反的罪名，到时候是满门抄斩，还是株连九族？这些罪名，不晓得苏大人能不能受得起？”

苏青慢慢睁开眼睛，脸上神色淡然，水波不兴，“秦门主，本官是什么罪名，怕还轮不到你来这里说三道四！满门抄斩也好，株连九族也好，和秦门主没什么关系。秦门主，你究竟是什么人？”

秦玖抱臂望着苏青，笑吟吟道：“我就是个喜欢看热闹的人，我还喜欢落井下石。”

苏青冷笑着扫了秦玖一眼，并未说话。

秦玖走近一步，眯眼说道：“苏大人，这监牢里的滋味可不好受，想必你也特别想出去吧。方才，我看到安陵王殿下过来了，看样子，他很关心你呢，大约是想保你出监牢吧。不晓得，这桩走私兵器的案子和当年的白家之案继续查下去，是不是能将安陵王殿下牵连出来！若是那样，恐怕安陵王殿下的储君之位就难保了啊！”

苏青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笑着说道：“秦玖，你打错主意了。”

苏青的冷静让秦玖颇为头疼，不愧是在官场混了多年的老狐狸，似乎知晓秦玖今日来就是想套他的话，秦玖多次语出挑衅，故意刺他，他都并未发怒。到最后，他既不看秦玖，也不怎么答秦玖的话。就连说到案件可能会牵扯到颜凤，苏青都无动于衷。

秦玖眯眼，苏青竟是如此自信这案件牵涉不了颜夙。假若颜夙确实没有参与其中，那么，苏青一人竟有如此大的胆子，做下这么多伤天害理之事？那是不可能的。他必定还有一个后台，在事发后，可以出面来救他。而观如今苏青的神情，他似乎并不是特别惊惶，那么，是他相信有人可以保住他？

那么，那个人是谁呢？

秦玖盯着苏青面无表情的脸，慢慢攥紧了手。

她从王天佑那里，获悉苏青和王天佑的交易并非第一次。他们之间的合作已经好几年了，不过之前合作都是走私茶叶、丝绸、瓷器等烨国不盛产的东西，价钱很高，苏青从其中获利甚多。累积了这几年，也是巨资了。可苏青的府邸很简陋，他的生活也很节俭，可见那笔银两，他并没有自己用。那么那笔银两去哪里了？这一次，苏青铤而走险走私兵器又是为了什么？烨国不盛产兵器，这一次，苏青走私到烨国的兵器是高价，他收回的银两可以在大煜国打造出比卖出的兵器多三倍的兵器。

要这么多兵器做什么？

秦玖脑中跳出来两个字：篡权！

那一笔巨资，无论是买粮草还是买兵器都是足够的了。

能够让苏青铤而走险做到这份儿上，那人是谁？苏青对颜夙极其忠心，仅凭忠心或许可以做到这份儿上，但秦玖明显觉得，不仅仅如此。

秦玖盯着苏青，食指轻轻敲了敲监牢中的精铁焊就的栅栏，那一下又一下的轻响，让苏青不胜其烦。他慢慢睁开眼睛，冷冷注视着秦玖。秦玖却望着他，唇边忽然绽出一抹笑。

那笑，妩媚俏丽，甚至于很温柔、很无害，可不知为什么，却让人觉得心里发毛。苏青只觉得背脊一阵凉过一阵，不自觉地想往后瑟缩。他转身重新靠在了椅子上，闭上了眼睛，一副老僧入定的模样。

“苏大人，我听说嫔妃娘娘今日从苍梧山回了宫中。”秦玖淡淡说道，就好似在述说一件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情。

这确实是一件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

嫔妃虽然在苍梧山修行，但隔些时日也会回京小住。

苏青听到这句话，眉棱猛然一跳。

秦玖的目光一直胶着在苏青脸上，她没有错过苏青眉棱的这个动作。虽然很快，他的神色便恢复到了无波无浪，但这轻微的一个动作，是他在猝然之下的一个很自然的本能的动作。

嫔妃娘娘今日是否回京了，秦玖并不知道。她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试探苏青，得到了苏青这样一个动作，虽然这动作什么也不是，对秦玖却足够了。

秦玖唇角慢慢勾起一抹笑意，她淡淡说道：“不打扰苏大人歇息了，秦某告退！”她说完，朝着闭目养神的苏青看了最后一眼，再没有理睬他，转身离开。

在秦玖离开后好久，一直到听不到脚步声，苏青才慢慢睁开眼睛，双眼中一片惊惧之色，他伸袖抹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一头的冷汗。

今日早朝的气氛，因为苏青之案，比之往日要凝重几分。庆帝在龙椅上坐定，意兴阑珊地询问恭敬的官员们，“诸位爱卿今日可有要事上奏？”

榴莲踏前一步，高声喊道：“启禀陛下，微臣有本要奏！”

庆帝的目光掠过榴莲，略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沉声说道：“准奏！”

颜聿立在堂下，仍旧是一贯似笑非笑的表情，带着几分玩味，但目光暗自从庆帝脸上掠过。在庆帝吐出准奏两个字时，他似乎可以预见惊涛骇浪的临近。

榴莲上前一步，沉声道：“陛下，臣昨日审苏青走私兵器一案，已经审明属实。但在审案之中，微臣查出了当年白家之案是冤案，臣今日斗胆上奏，恳请陛下重审此案！”

不过是短短数十个字，可其间蕴含的坚定却似乎是日积月累的。思及家人和蒙冤的萱姐姐，榴莲有些无法压抑情绪，双手紧握成拳，无法控制地微微颤抖着，嘴唇更因激动而有些泛白。

整个朝堂突然静默了，犹若死沉的潭水。而随后，这潭水便似乎被人投入了一块巨石，不可遏止地沸腾了起来。在场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气，紧紧盯着榴莲。

白家之案已经过去三年，但那件案子牵涉甚广。不光让当时权倾朝野的白皇后自缢身死，白皇后亲近之官员也被牵连，下狱的下狱，处斩的处斩，当时的素衣局覆灭，白家英国公白砚，将军白素卫，女官白素萱，皆牵连致死，而白家惨遭灭门，白素卫麾下的兵将也被谋反罪名牵连，死的死，流放的流放……三年来，无人敢提此案，谁都怕庆帝的雷霆震怒，可谁也没想到，提出来此案的却是这个新上任的刑部尚书秦非凡。这个年轻的官员，让朝臣们忍不住为他的直言而捏了一把汗。

庆帝显然是极惊诧，他的脸色瞬间便阴沉了下来，而黑眸之中，更是在片刻间便布满了重重阴鸷，“秦爱卿，你可知你说的是什么？”

榴莲挺直了背脊，高声说道：“苏青府中关押了一个人，此人是庆元十年的状元沈风，他擅长模仿旁人的笔迹。三年前，苏青利用他，模仿白素萱的笔迹写了一

封信笺，内容便是：姑母吩咐，诸事妥当，速入京谋大事。这封信是给白素卫的。而同时，他又模仿陛下的笔迹，写给白素卫一道圣旨，召他回京。”

对于沈风这个名字，百官还记得，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如今竟知悉他被苏青关押，顿时都震惊万分。假若那一封自苏青手中呈上去的信笺是假的，那么这件案子，真相就太耐人寻味了。

庆帝冷眸一眯，“沈风不是死了吗？”

“陛下，沈风并没有死，当年死在客栈里那个，乃他的同窗，是苏青为了让他借死假遁。”

“秦爱卿，朕知道你性情耿直，但白家之案，证据充足，当年从白家的嫁妆里搜出了兵器，从白砚的府中搜出了龙袍，白素萱也因罪自焚，这些皆是铁证，仅凭一封假冒的信，并不足以说明什么，此案无须再审。你退下吧！”庆帝冷冷说道。他面上虽竭力维持着镇定，但其实心底已经炸开了锅。

有几个宫人见状前来拉榴莲，他却一把挥开，不慌不忙地跪倒在地，将头上的官帽慢慢取了下来，放在身侧的地面上，他脸上神色决绝，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他这个样子，引得一众官员皆分外动容。假若白家之案真是冤案，怎能不让人震动。

“陛下，微臣身为刑部尚书，面对这样的冤案，请恕臣不能做到无动于衷冷漠无情。倘若微臣做不到让冤案昭雪，那这个刑部尚书微臣再也没有脸面做下去。微臣恳请陛下开恩，准予重审此案，昭雪天下，令冤魂安息！”

庆帝的眉头拧了起来，不可置信地盯着榴莲，盯着他沉静而坚定的眸，盯着他微抿的唇，觉得他这种神情很熟悉，隐约似乎从谁的脸上看到过。一瞬间的恍惚，他明白过来榴莲话里的意思，顿时气得手指乱抖，指着榴莲冷声道：“反了，反了，秦非凡，你这是要做什么？你竟敢威胁朕？”

“陛下，臣并未威胁陛下，而是假若白家之案不能重审，微臣确实无脸面再做刑部尚书。”

一直在旁观的于宣皱了皱眉头，跨前一步也跪倒在地，“陛下，臣昨日听审，发现白家之案确实存在诸多疑点，臣恳请陛下恩准此案重新审理。”

于宣一字一句陈述着自己的愤然，带着悲慨与沉痛。

“陛下，既然有疑点，就应当重新审理，不管冤与不冤，审了方知。陛下，臣也恳请重审此案。”新任的吏部尚书上前说道。

“臣附议！”

“臣也附议！”

庆帝看着跪在地上的臣子，心中一阵急怒，他凝目扫过殿内，发现足有一半官员是站在重审一方的。庆帝的脸色瞬间苍白，他激烈地咳嗽了几声，回首看了一眼静静伫立在一侧的颜聿，眯眼问道：“严王，昨日你也去听审了，你可觉得白家之案是冤案？”

颜聿敛去唇角的似笑非笑，上前几步，一撩衣襟跪倒在地，定定说道：“臣弟没觉得白家之案还有什么疑问。”

此语一出，庆帝脸色稍微有些缓和，颜聿却接着说道：“没什么疑问，是因为臣弟可以肯定就是冤案！臣弟恳请皇兄重审此案！”

庆帝好不容易稍微有些缓和的脸色再次阴沉了下来，他指着颜聿道：“朕差点忘记了，当年，白素萱是要嫁给你的，这件事，朕不该问你的。”

“皇兄，既然白家之案已经有疑点，若是不重审，恐怕有损皇兄德名，还请皇兄三思！”颜聿慢慢说道。庆帝脸色惨白，他一拍桌子，慢慢说道：“朕有些乏了，此事日后再议！”

日后再议？

庆帝此语一出，殿内顿时静了下来。

日后何时议？

这一句很明显就是推托之词，庆帝并不想重审此案。倘若日后再议依然是推托，那么还要再议吗？

于宣高声道：“请陛下恩准！”

庆帝抚着额头道：“朕头疼得厉害，此事改日再议，退朝！”

庆帝言罢，不再看群臣一眼，便在李英的搀扶下，快步退走。

颜聿早已猜到庆帝不会轻易答应重审白家之案，但没想到庆帝会借病推托，看着被宫人簇拥而去的身影，长眸眯了起来。

“严王，白家之案若要重审，看样子很难。”于宣于太傅走到颜聿面前，慢慢说道。

颜聿薄唇上勾着的笑意无意间似乎添了几分冰冷，他淡淡说道：“于大人不会被这点困难吓倒了吧？真相就是真相，这件事恐怕还需要于大人费心周旋！”

于宣点点头，肃然道：“严王说哪里话，老臣既然知晓了此事，就绝对不可能无动于衷。明日早朝，老夫还要再奏请陛下！”

颜聿点了点头，此时殿内众臣已经慢慢散去，只有榴莲依然孤零零地跪在玉石地面上，神色清冷落寞。他快步走过去，将榴莲搀扶起来，淡淡一笑道：“秦大人，起来吧，再跪下去也无人看得见。”